

人·仁·众：人与人的智慧

顾晓鸣 主编

顾骏著

中国的智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的智慧》丛书

顾晓鸣主编

人·仁·众：人与人的智慧

顾 骏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的智慧》丛书

总　　序

智慧，是在一般人看不到智慧的地方，看出智慧的能力。

但这种看出“智慧”的智慧，却并非生来俱有；我们聪明，完全靠的是人类的聪明——人类古往今来无数智者的智慧。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二律背反：

没有先人所积淀下来的智慧，我们大脑无论怎样发达，也不可能有智慧；

而如果没有个人自己的智慧，放在我们面前汗牛充栋的“智慧文献”，至多是名言警句和奇闻轶事，它们不会自动地转化成真正意义上的智慧。

智慧并不是单纯的“知识”，智慧是一种心灵素质和运筹能力。

这样，作者以自己的智慧，在积淀着人类和民族智慧的先人文献中，展现出可供现代人感知、领悟、吸纳的“智慧”，便构成了一种在更广大时空中的“大智慧”：靠着它，

既使今日今时的亿万个人成为植根于人类和民族智慧的真正智者，又使人类和民族的智慧长人未来，发扬光大。

《中国的智慧》丛书之境界当在斯也。为此，我们认真设计了编撰的方略：站在智慧人的肩上——作者和编者的智慧，除了得自多年来厚积薄发的学问体验和人生感悟之外，更有意识地借助现代世界范围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视野新方法，尤其各种文化解析的理论方法论，与中国传统文献相互观照，通过执中外、古今的"两端"，使之相互发明，呈现出一种既突现中国文化神髓和中国人知行方式，又充满现代意味的"智慧"——一种在世俗中进取成功，而又超越物界，卓然独立，安身立命的大智慧。

因此，读者诸君在《中国的智慧》丛书中有可能同时发现——

在中国古代文献、学派、思潮、史迹、故事、趣闻、风俗以及器物，也即中国传统有形和无形的各种文化中所体现的"中国的智慧"；

用以开掘和阐明"中国的智慧"的现代社会——文化分析的智慧；

作者在撰写、编者在总编《中国的智慧》过程中所体现的智慧。

而读者的阅读过程又是自己比照和反观自身智慧的过程：书中的智慧将激发你的智慧；你的智慧又最终使《中国的智慧》呈现出其内含的智慧。

因此，本丛书的 20 部书稿，不拘一格，多样而统一。各有专攻和风格的作者，扣住"中国的智慧"，把最具个性的个人视角、体验和技巧，与最具共性的问题、文体和文字结

合起来，既不庸俗，也不孤僻自赏，贴近日常意识而超越之，发挥玄思妙想而不卖弄学问。

同时，作为整套丛书，我们特别讲究独特的切入点：既顾及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文献、学派、人物和方方面面，又避开大而化之，有可能陈陈相因的选题方式。因此种题目，真知灼见之多使后来者难以落笔，陈词烂调泛滥又最易鱼目混珠，故我们以自成一格的方式切入，熔人物行迹与学理于一炉，既可读有趣，又便于出新意启新智。各书或以名著立题，或以学派立题，或以部类立题……我们完全瞩目于如何最有利于“中国的智慧”之阐述，同时，在构思、组稿和定编的过程中，花大力气于各部书稿之相互匹配、相映成趣。切入点各各不同、风格风味相异的各部书稿，组成错落有致的格局，似智慧之盛宴，文化之佳景也。

由此而呈现的“中国的智慧”也就不再是僵化的定义、机械的条文，而是研究、编撰和遣字造句过程本身，一种气韵生动、机趣勃勃的思考和探究的状态。于是，读者也是我们探寻“中国的智慧”工作中当然的一员，你我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和智慧的信念和热忱，是“中国的智慧”得以呈现的最根本前提，你我本是“中国的智慧”的组成部分！

这种兼具理性和感性的炽热心绪，这种胸中始终有着读者的创作心态，是本丛书编撰同仁不断相互勉励的工作精神。因此，我们深知学问和写作上都会有欠缺，但可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从而不断完善。

学名为“智人”的人之区别于动物之处，正在于不断超越迄今为止的“知”，在“不知”领域寻找无限的可能性。已有的“知”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新知”，每一代人的智力活动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就构成了人类和民族智慧自身发展的动因。因此，“中国的智慧”呈现为眼下 20 部书稿的样态，只是它的某种形式而已；“中国的智慧”之呈现方式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中国的智慧》丛书正是自觉地提出这一命题，自觉地开展系统研究的大历程的第一步。正是时候，有志于此的朋友，且让我们携手同行!

在开发“中国的智慧”的过程中，呈现和把握“中国的智慧”，这就是《中国的智慧》丛书的大智慧。

心有灵犀一点通，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周向潮先生的睿智和信赖，最终使上述的种种想法形诸一本本在你眼前的文化品——我们这整整一代中国人智慧的汇集，才是真正活着的“中国的智慧”。

顾晓鸣

识于上海离斋

1991 年 3 月 22 日

目 录

《中国的智慧》丛书总序 …… 顾晓鸣

第一章 自身与自我 …… (1)
凤凰涅槃 …… (1)
手臂自家物 …… (5)
楚庄王不往胜地 …… (10)
叩破生死关 …… (13)
材与不材之间 …… (15)
割肉相啖 …… (18)
第二章 虚虚实实的自我 …… (22)
宁武子愚不可及 …… (22)
阮籍的烂醉如泥 …… (25)
曹操的特异功能 …… (27)
差役的背后议论 …… (29)
公孙弘沽名钓誉 …… (31)
齐襄王移花接木 …… (34)
郭子仪坦荡胸怀 …… (36)
郗超的不打自招 …… (38)
第三章 揭开他人的面纱 …… (41)
最美的耳环谁戴? …… (41)

堆钱怎如此熟练？ …… (43)
额头的疙瘩何来？ …… (46)
他为什么说我好？ …… (48)
他为何喊“三娘子”？ …… (51)
深更半夜来干么？ …… (53)
丧子为什么不哭？ …… (56)
知渊中之鱼者不吉 …… (58)
第四章　驭人的力点 …… (61)
趋利之心 …… (61)
避害之心 …… (64)
好名之心 …… (67)
尚义之心 …… (69)
畏神之心 …… (72)
广告效应 …… (75)
无欲则刚 …… (77)
第五章　仁的机趣 …… (80)
仁的稚趣 …… (81)
仁的巧施 …… (84)
仁的变通 …… (86)
仁的误用 …… (90)
仁的矫饰 …… (92)
第六章　形形色色的交换 …… (99)
小兵母亲的眼泪 …… (100)
萧丞相自污其名 …… (102)
田七郎结义害命 …… (104)
阳虎恩将仇报 …… (107)
事事奉承，不是好人 …… (109)
狐友何不自醉饱？ …… (1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 (113)
第七章　施惠与息怨 …… (117)
雪里送炭 …… (117)
以德报怨 …… (119)
花钱消灾 …… (121)
损而益之 …… (123)
不拒而绝 …… (125)
因人而异 …… (128)
第八章　第三者的机枢 …… (131)
牵线搭桥 …… (131)
起死回生 …… (134)
置身事外 …… (137)
兴风作浪 …… (139)
自食其果 …… (142)
第九章　“朕即法律” …… (145)
愚人买鞋 …… (146)
取信于民 …… (148)
轻重缓急 …… (150)
“活用政策” …… (153)
逢场作戏 …… (156)
第十章　情境的腾挪 …… (159)
瓜田李下须避嫌 …… (159)
进谗言的老套路 …… (162)
老兵两头不落空 …… (164)
小兵酒后吐真言 …… (166)
“朕也喝醉了” …… (169)
新媳妇防患生患 …… (171)
第十一章　过程的剪辑 …… (174)

官不遇时 …… (174)
五天京兆尹 …… (177)
东门吴丧子不哀 …… (179)
韩生不死于梦而死于祝 …… (182)
怕死吃河豚 …… (185)
后记 …… (189)

第一章

自身与自我

按照中国人的看法，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曰己，一曰人，也就是说，一个是我，一个是他人，对于这两个人，古人早就说过，“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欲胜人者，必先自胜。”（《吕氏春秋·先己》）那么，一切就从“我”开始吧。

凤凰涅槃

中华民族是一个内省的民族，而按照内省本身的逻辑要求，必然是从宇宙而内退至人自身，从整体的人类而内退至个体自身，从个体的外在形式而内退至摆脱了躯壳等等的“我”自身。再进去，就是无我了，这是气功师的境界，极易走火入魔，还是不要进入为好。

与西方的我不同，中国的我才是真正的我。

西方人说：“我思故我在。”不思想的时候，我就不存在，那么睡觉怎么办？旁人就可以随意处置我了吗？怪不得西医开刀要全身麻醉。中国人就不同。

我始终是我，不管醒着睡着，其间的区别，只是像庄子说的，究竟是作为人的我梦见了作为蝴蝶的我，还是作为蝴蝶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梦见了作为人的我。战国时有个60岁的老士梦中受辱，醒来后四处寻仇，遍索三天不得而自尽，那并不是错在不肯放弃“我”，而错在没有搞清蝴蝶与人的区别。

西方人好讲“我”，因为这是他们刚刚发现的一个新玩意，他们毫无个性地消失在那个本质上是集体表象，而且是唯一的集体表象的上帝面前，实在太久了，要等“上帝死了”才开始蹒跚地走自己的路，还没走上几步就直嚷嚷“孤独”、“空虚”，并万分“焦虑”地不知作何“选择”，其实是因为切断了那根把他们集体连向上帝的脐带，伤口作痛诱发神经衰弱所致。中国人就不同。

孔圣人说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神有没有，有多少，全凭我高兴，我要祭，可以门背后找一块木头雕一个，当然几个也行，对着拜两拜。即便如此，祭神说不定最终还是祭自己，人们不是把享口福称为“打牙祭”吗？中国人正因为知道泥塑木偶不思饮食，才把祭品搞得那么丰盛。要是连这样祭一下的耐心也没有，那不妨把神像劈了当柴烧，反正这根木头已经不成材了。所以，即使虔诚如一步一叩头叩上普陀山的老头老太太，烧香拜菩萨时的心理状态，也同花钱雇人干活时差不多，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鬼会推磨，岂有神不如鬼之理。

没有神，就没有神圣性，也就没有正统性的源泉，一切只能凭人自身，也就是个体的“我”来作主。所以，中国人从来不孤独，从来不怕孤独，只怕不孤独。中国的隐士(那些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之辈，还有像严子陵一样反穿皮袄者，当不在此例)是真正的孤独者，不过是享受孤独而不是为孤独所苦。对这一点中国的鬼也富有同感：

魔王率鬼兵造反，观音持净瓶诵咒，诸鬼悉摄入瓶中，以符封口。魔王惧，请降，乃释之。魔王问诸鬼曰："汝等瓶中饥否？"答曰："饿是小事，只是几乎挤杀。"（《笑府选》）

所以，中国的隐士都是不怕没吃就怕挤——怕见人，尤其怕一见再见，弄得他孤独不了。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曾碰到过一个：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仗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论语·微子》）

其实孔子自己也挺想去孤独一下，只是因为优柔寡断，才没走成，要是有个隐士也像阳货送火腿那样开导他一下，说不定也进山去了，但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进山之后没饭吃。

西方的"我"不但怯生生地离不开上帝，还怯生生地面对着一个难以侍候的自然，这个自然有着不可胜数的性格特点，称之为客观规律。西方人远比中国旧时小媳妇侍候婆婆还细心地侍候着这个自然，把自己献殷勤的诀窍代代传给后人，称之为科学，称之为真理。真理是什么？无非就是一张将每一个个体的诀窍都虚化为可有可无的 dx. dy，然后积分一下所形成的自然的照相，在这里，每个"我"只是小小的一颗粒子，相互之间的区别，只在于黑白深浅的程度不同。西方人喜欢争世界第一，什么第一次登上，第一次发现，等等，看似在争自我的实现，其实这种争人中第一的想法，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心理背景上有一个巨大的、笼罩一切个体的整体，每一颗小粒子只是

尽力想使自己黑一点罢了。中国人就不同。

中国人很少争世界第一(今日的中国人多少已经有点西化,自然不在此例,这里主要是说古人),因为作主的只有个体的"我"一人,同谁去比第几?对"我"来说,只有第几次的区别,没有第几的区别。所以,中国人喜欢写"到此一游",而从来不关心我是第几个到此一游。如果日后再到,不妨再写"到此二游",以此类推。以这种心态,中国人对自然就没有那么殷勤了。庄子说过:"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自然的脾气摸不透,我反正过几天就要告辞的,何必苦苦奉承他,说不定还落个"殆矣"?所以,当西方人还只知"物之理"的时候,中国的炼丹术士们早就在钻研"化之学"了。化什么?先将"有涯"化"无涯"再说。在西方这是上帝不许人吃的第二颗禁果,人类始祖因此被赶出天堂,而在中国这是皇帝们御用的禁果,他们常有因此先进天堂的。所以,当西方人时至今日还只知煞费苦心地整容整形以改变自身的自然时,中国人早就知道只需要换块镜子就可以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君不见唐人刘禹锡有《昏镜词》一首传世吗?

> 镜之工,列十镜于贾区。发奁而视,其一皎如,其九雾如。或曰:"良苦之不侔甚矣!"工解颐谢曰:"非不能尽良也。盖贾之急,唯售是念。今来市者必历鉴周睐,求与己宜。彼皎者,不能隐芒杪之瑕,非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数也。"予感之。作《昏镜词》。
>
> 昏镜非美金,　漠然丧其晶。
> 随容多自欺,　谓若他镜明。
> 瑕疵既不见,　妍态随意生。
> 一日四五照,　自言美倾城。

饰带以纹绣， 装匣以琼瑛。
秦宫岂不重， 非适乃为轻。

这样一个“我”会承认不可摆脱地凌驾于自己头上的客观性吗？肯定不会，但也不是绝对不会，习惯于中庸的中国人，词典中没有“绝对”二字，当然做起事来就不一定了。神圣性也好，客观性也好（规范与集体性后文有详述，在此不赘），都是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即使是一副桎梏，也是人们不能不戴的桎梏，区别只在于中国人自觉到了，并尽可能戴得舒服点，更确切地说，戴得不那么难受，而一旦有可能就把它摘下来，最好让别人代戴。

但是，神圣性和客观的存在本身要求一种外在性，一种不可置疑的自明性，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神圣性和客观性，也就没有普遍性和严肃性。所以，当每个人都想从桎梏中脱身而将桎梏置于别人的手足之上并程度不同地做到了这一点时，每个人自己的活动余地相反却越来越小，相形之下，似乎内心的天地倒反越来越大。一个内省的民族就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终至无力应付自然，也无力应付社会，一天天内退到那实际上越来越小的自我角落之中。“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已不是一个自足自得者的形象，而是一个自我压抑而至于自我萎缩者的病态。

凤凰涅槃。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熔炼锤打，当整个民族走向开放，走向世界之日，也就是一个古老的自我新生之时。

手臂自家物

中国有一部书叫《迂仙别记》，书中的主人公名叫迂公，乃

是一个十分迂腐的老先生，专门出洋相惹笑话，其中有这么一则笑话：

雨中，(迂公)借人衣着之出，道泞，失足，跌损一臂，衣亦少污。从者掖公起，为之摩痛甚力。公止之曰："汝第取水来涤吾衣，臂坏无与尔事。"从者曰："身之不恤而念一衣乎？"公曰："臂是我自家物，何人向我索讨？"

我相信，读者中凡有过与迂公类似经历的，多半也隐隐然有过迂公一样的体会。借别人一辆自行车，骑上大街，摔了个四仰八岔，只要神志还清楚，人还挣扎得起，一定会忙里抽闲地去瞥一下车摔坏了没有，身体是自己的，再大的事情同自己总好商量。

中国古代笑话的一大妙处就在于将细致观察到的日常生活经验浓缩在片言只语之中，让其中的哲理自然突现出来。迂公摔一交，引出了一个大问题：身体是不是我自己的物？

一般来说，中国人把身与物是严格区分开来的，身是身，物是物。身是带有某种神圣性、超越性的东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损"，"身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有朝一日还要完璧归赵，还给父母。而物则是"身外之物"，不能与身同日而语。

所以，在面临身与物两者取一的抉择时，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取身(生)而舍物。反此道而行之者，往往成为笑话的原料。上面的迂公摔交算一则，另有一则比一般要钱不要命的笑话更见深意：

石昌言畜"李廷珪"墨，不许人磨。或戏之曰："子不磨墨，墨将磨子。"(《古今谭概》)

李廷珪是南唐制墨巧匠，所制墨为传世佳品。石昌言为惜墨而不使书僮磨墨，宁可自己磨，而磨墨需要时间，这不是墨在耗费石昌言的生命吗？古人尽管悠闲胜于今人，但仍能从磨墨这点时间中看出人与物孰为主孰为次的关系。反顾我们自己的人生，有多少时间是“子不用钱，钱将用子！”（冯梦龙的评语）所以，中国人总体上对物历来持类似于“物尽其用”那样的较为实用的观点。

但反过来，物又是身。所谓身外之物往往是就物的所有权而言，并不是指物本身。物不管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一旦被人赋予某种意义，包括用途，就成为人自身的延伸，成为人自身的“对象化”。这意味着，人拥有什么样的物，相应地，就有什么样的身（生）。

明嘉靖年间，北人入侵，通州告急。当时，兵部尚书丁汝夔没有认真备战，嘉靖皇帝大怒之下把他杀了。大臣们惋惜之余说道：“宦途险恶，还有什么心情做官？”内有一个大臣却笑着说：“如果一日杀一个兵部尚书，那人人都不干了；如果一个月杀一个，还是要干的。”

一月富贵胜过一生贫贱，这就是中国人对物于人身（生）的意义之体认！世人常有“只要得到什么什么，我死了也情愿”的说法，虽为一时戏语，却曲折地反映出对人生过程的物质条件的体察。

既然如此，那么物反过来必然影响人自身的生命活动，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人自身的一种制约。在这一点上，古人同样有着深刻的洞察。晋朝时有两个以刻苦读书闻名的学子，一个叫车胤，一个叫孙康。两人都家境贫寒，为了夜间无油灯，车胤捉了萤火虫放在纱袋里当灯；而孙康则借雪地反光看书，一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